第八编　明代美术（下）

第五章　建筑艺术

小　　引

明代建筑艺术，与唐代建筑相比，没有大的突破。但建筑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在继承唐、宋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赞叹的成就。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几种重要类型的构图手法，都是在明代最后完善起来的，如城市、宫殿、坛庙、寺庙、陵墓、住宅和园林等。现存中国古代建筑遗物，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所留，有的是明代原建，有的经清代重修改作或部分重建，但总的布局规划仍是明代规式。即使完全清代的作品，也有不少仍直接延续了明代的意匠。从明初到清康、乾时期，是中国建筑艺术继秦汉和唐代两次高潮以后的第三次高潮，它是中国建筑艺术的总结。

由于明清建筑遗物有许多是两代延用的（如城市、宫殿、坛庙和寺庙），还有一些虽两代自建，但从艺术手法上看，清代的变动不大（如陵墓），为叙述方便，对于这些类型，本章也将涉及到清代。同时对于另外的建筑类型如住宅、园林、桥梁和少数民族建筑，因其主要是清代所建，故归入清代美术篇中，其中一些情况，也将回顾到明代。

明清城市最重要者就是两代都城北京，它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予以改造的，艺术上有明显的提高，鲜明地体现了封建帝都一整套强调皇权的艺术构思。其他中小城市如西安、南通、重庆等也体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封建城市的一般特点。它们的大致布局都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

明清宫殿除明初曾一度兴建的中都和南京宫殿及明末沈阳清宫殿外，主要是北京宫殿。北京宫殿的规模虽远不及唐，但比起宋辽金元并不逊色。它是古代仅存的两座完整宫殿群之一（另一座即沈阳宫殿），也是仅存的最大的一座。宫殿历来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建筑类型，北京宫殿则是其中最优秀者之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北京是国家级坛庙集中的地方，以天坛最值得注意。它也是世界性的建筑珍品之一。

明清寺庙道观除继承前代传统的规整式布局者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分布于全国各名山胜境中的大量遗物。后者多结合优美的自然环境，采取自由灵活的格局，有很高的美学价值。明清造塔之风比较沉寂，除了喇嘛塔外，已少有建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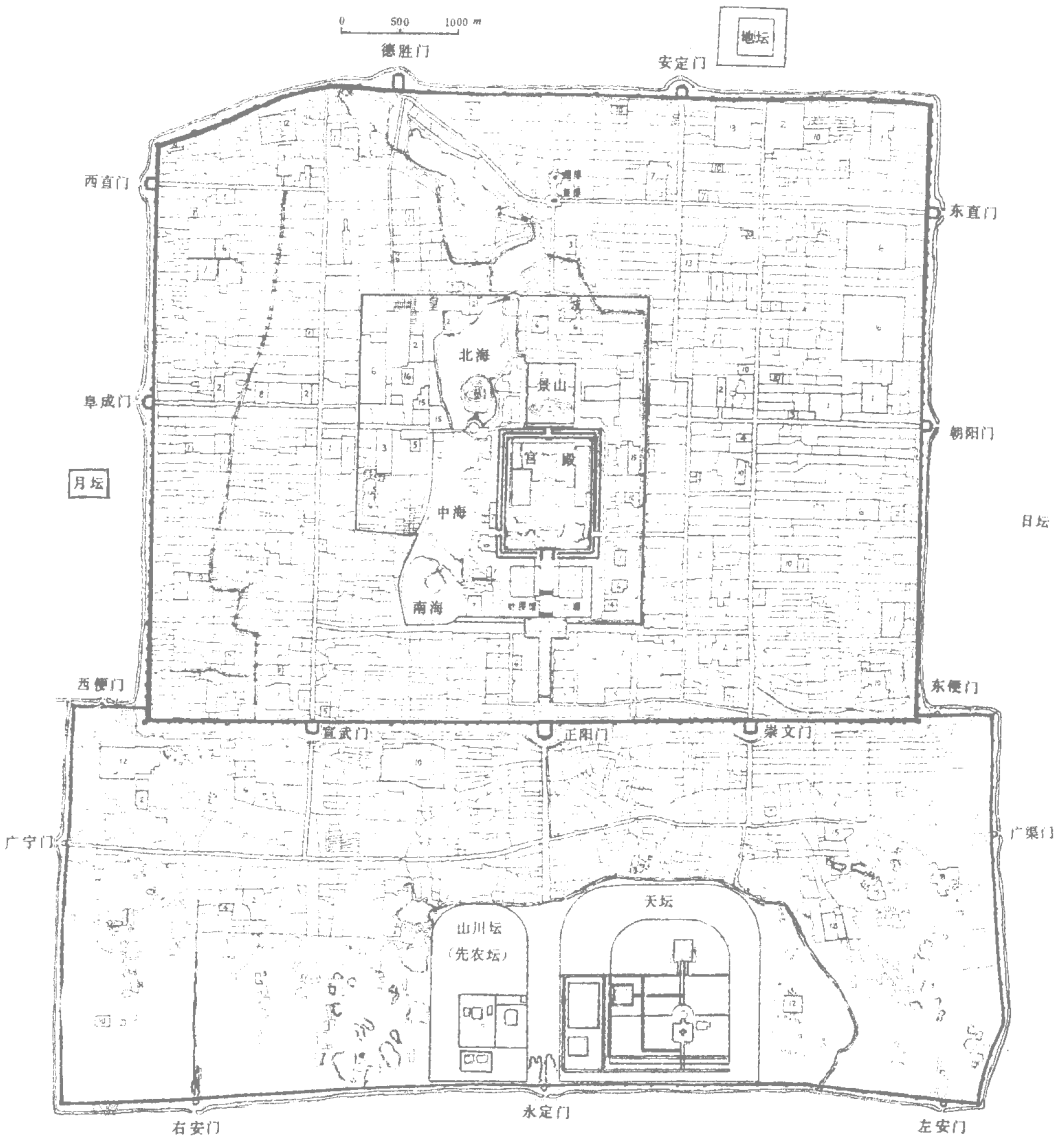
明代陵墓除太祖孝陵在南京外都在北京，它们成群建造，在群体构图上较前代有很大发展，其自身布局也与前代有所不同。

第一节　城市

一　北京

朱元璋建国后曾打算在关中或开封建都，均未果。又一度在他的家乡临濠（今安徽凤阳）营建中都，也中途停止。南京作为明初都城使用了50余年，一直到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为止。以后北京就一直是明清二代的都城，延用近五〇〇年。

明清北京的基本格局仍沿元大都之旧，这主要是因为元大都的规划思想继承了汉唐以来的传统，以规整对称、突出中轴的手法成


0 500 1000 m
德胜门
安定门
地坛
西直门
东直门
北海
景山
阜成门
朝阳门
月坛
宫殿
中海
南海
日坛
西便门
东便门
宣武门
正阳门
崇文门
广宁门
广渠门
天坛
山川坛
（先农坛）
永定门
右安门
左安门

明清北京平面图

功地渲染了皇权的尊严。虽然已经改朝换代，占统治地位的以皇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同时明军攻占大都和清军进入北京这两次战争进行得都比较顺利，原有城市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也为后代的继续使用提供了可能。

明代对元大都也作了一些改造，从建筑艺术的角度而言，明北京比元大都有明显的提高。对原城的改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明初将大都北部废弃，在原北墙以南五里另筑新墙，仍开二门。此新墙西端依河道之势略向内斜折。大都东、西墙原来各有三门，至此各剩二门。到永乐十七年（1419），新建宫殿将要完工之时，又将大都南墙拆除，向南推出二里另筑新墙，仍开三门。故明初北京城共九门：南面正中为正阳门，左右为崇文、宣武二门；东面二门自北往南为东直、朝阳，西面相应为西直、阜成；北面二门自西往东是德胜、安定。这些名称一直保留至今。明初城墙外面都已用砖包砌，正统元年修建各门外的瓮城，同时修建九门城楼和各瓮城城楼，瓮城城楼都是四层，用大砖砌墙，十分雄伟坚实。九门城楼都是两层，木结构，下层覆腰檐，二层之间有平座，上层覆重檐歇山顶。这样的三檐形式谓之三滴水。正统年中城墙内侧也包砖（明代以后，各州县城墙也普遍用砖包砌，城门洞也通行砖砌筒拱）。在北京东南、西南二角城墙上还建造了高大的曲尺形角楼，亦砖砌四层。城呈横方形，东西六六五〇米，南北五三五〇米。其二，元代宫殿在明初定都南京时被拆毁，成祖决定迁都北京后又重新建筑。皇城位置基本仍沿大都之旧，但东、南两面各有展拓，南面展拓约一里，此时将原太液池也向南展拓（即今之南海）。宫城名紫禁城，其东、西墙与大都宫城相重，南、北二墙则各向南移约四〇〇米和五〇〇米。在紫禁城紧北，以拆除元宫的废土和开挖紫禁城护城河的土堆成一山，高约五〇米，谓之万岁山、镇山或景山。“万岁山”之名见于明中都，位置也在宫城之北，可见北京和中都的继承关系；“镇山”蕴有镇压元朝王气的含意；“景山”可能是从景

观方面而言的。此山东西长，两端坡下，最高点正在全城中轴线上，在此建一大亭，东西各建两座较小的亭。景山的最高点也是全北京城的最高点，它又是全城平面的几何中心，在景观上有重要意义，强调了全城严格的如几何图案般的有机构图。在景山之北，沿中轴线建筑了鼓楼和钟楼，与景山遥相观望。皇城东西二五〇〇米，南北二七五〇米，在皇城内，沿大城中轴线建宫城。宫城东西七六〇米，南北九六〇米。宫城和大城都有护城河，河上正对城门处建石桥。皇城只有围墙，没有城墙和护城河。其三、明中叶嘉靖时为了加强京师的保卫，计议加建外郭城，但只修完了正南一面，把原在城外的天坛、山川坛（先农坛）和接近金中都旧城的居民稠密区包了进来，称为外城。外城东西七九五〇米，南北三一〇〇米，也是砖包城墙，有护城河。外城南面三门，正中称为永定门；东西各一门。外城街道多为原来自发形成，比较零乱，内城（即原北京城）街道仍为元大都的旧街，相当整齐。在内城东四、西四、鼓楼附近和外城内正阳门外形成四个商业中心，簇拥着居中的皇城和宫城。外城内南部东为天坛，西为山川坛；内城北墙外建地坛；东、西墙外分建日坛和月坛，又形成外围的四个建筑重点。衙署则集中在内城正阳门内大街两旁，靠近皇宫。皇宫前面左右分设太庙和社稷坛。整体布局十分匀称。

改造以后的北京城比元大都有很大提高。元大都的北部一直是相当空旷的，可能是作为预备发展的用地。但实际的发展趋向却在南部，北京城因势利导，废北拓南，使布局更加紧凑。

北京城中轴线的处理尤为突出。历代都城，为了突出皇宫的显赫地位，大都有明确的中轴线，利用空间的深浅、开合、大小和中轴线上建筑物体量的大小高低及形象的变化对比，加以艺术处理，使之成为统率全城的骨干。就此而言，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可以说是达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是城市艺术史上的重要典范。元大都的中轴线从丽正门起至中心阁止只有约七·五里，中心阁以北的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鼓二楼向西偏移，已不在中轴线上。北京则将钟、鼓楼东迁至中轴线上，南面又扩出外城，使中轴线从永定门起至鼓楼止长达十五里许，比大都长出一倍，并几乎贯通全城。元大都从宫城南门到都城南门约长二里，宫前广场比较局促，东西交通也有阻隔。北京宫城向南移约不到一里，但内城南墙南移了二里，所以使宫城南门（午门）到内城南门的距离加长了一里多，长达三里以上，宫前广场的处理也就更加从容，气势更为磅礴了。在宫前广场南端大明门（清称大清门，现已不存）和正阳门之间又留出了“棋盘街”，利于市民东西向的交通，较元都大有改进。

在轴线全进深上，自南而北依其构图处理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自永定门至正阳门，最长，节奏也最和缓，是高潮前的铺垫。第二段自正阳门至景山，贯串宫前广场和整个皇城、宫城，较短，是高潮所在。它本身又可再分为三节：前节是承天门（天安门）、端门和午门及三个串连的宫前广场；中节是奉天门（太和门）广场和以奉天殿（太和殿）为中心的前朝三大殿、后寝三大宫和御花园；后节是作为全段结束的景山。整个第二段远近开合、起伏跌宕、抑扬顿挫、转折传承，处理极为丰富浓郁；第三段最短，自景山起至钟楼止，是整条轴线的结尾。它较第一段紧凑，但较第二段又远为平缓，最后以相邻近的钟、鼓二楼作了恰到好处的收束。轴线终止以后，似乎仍意犹未尽，最后再通过远处的德胜、安定二门的城楼为陪衬，将气势引发到遥远的天际。如果我们以音乐作比，中轴三段就好象是交响乐的三个乐章，钟、鼓二楼是全曲结尾的几个有力的和弦，德胜、安定二门就是“曲终人未散”时的几个遥远的回音了。在这首乐曲的“主旋律”四周，高大的城墙、巍峨的城楼和角楼、严整的街道和城四周的坛庙都是它的和声。整座北京城就是这样高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它有着音乐般的和谐，绘画构图般的完整，史诗般的壮阔和数学般的严密。西方人早就把建筑比拟为“凝固的音乐”，我们从北京城就“看”到了这种“音乐”，它的主题是颂扬君临四海的巍巍帝德，所以它应

该被命名为“皇权交响乐”。但它也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优秀创造，显示了古代艺术家驾驭全局而游刃有余的卓越能力与智慧，是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名篇巨制相媲美的艺术珍品。

北京城的艺术设计还体现了中国特别擅长的色彩处理能力：中轴线上高潮所在使用华贵的金黄色琉璃瓦，在沉实的暗红墙面的衬托下闪闪发亮，散在四外的坛庙色彩和它一致，遥相呼应，而其他民居、城楼都是灰瓦灰墙，它们又全都统一在绿树之中，呈现着图案般的美丽。

英国人爱孟德·倍根在他所著的《城市的设计》中称赞北京说：“也许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作品就是北京，这座中国的城市是设计作为皇帝的居处，意图成为举世的中心的标志。……在设计上它是如此辉煌出色，对今日的城市来说，它还是提供丰富设计意念的一个源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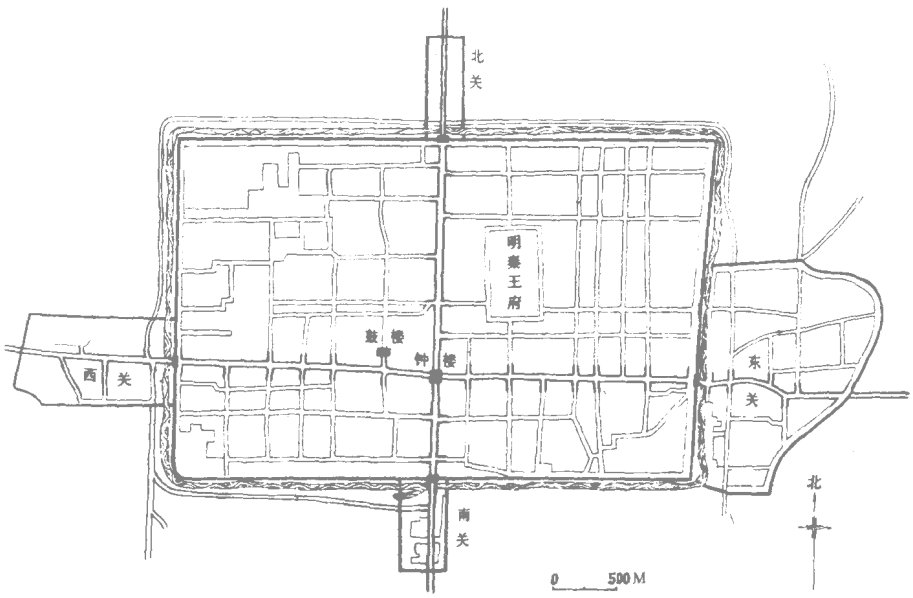
清代对北京城市本身没有什么改动，但除了城内三海地区的皇苑外，自康、乾时期起，即十八世纪，在北京西北郊广营苑囿。这里有崇山峻岭，地形起伏，风景优美，在山地和平原交接处，泉水汇成许多湖泊。清代在这里建成了一大片活泼开朗的风景区，至今仍是祖国首都的游览胜地。

二　地方城市

明清地方城市的布局可以西安、南通、巴县（今重庆）等为代表，略述如下。

1.西安

明西安是在唐长安皇城的旧址上建造的，西安的西、南二墙即后者的西、南墙，东、北二墙则由后者外拓，城呈东西向的横长方形，建于明洪武年间，原为土城，隆庆四年包砖。城四面各开一门，上有城楼。门外有方形瓮城，上有箭楼，皆多层，形象和北京



明清西安平面图

的相近，高达三十余米，十分雄伟。城四角建有角楼。整座城池“百雉巍峨，形势厚重，燕京之外，殆难多覯”。城外有护城河，城内以通向四门的十字街道为干道，相交处建平面方形攒尖顶的高大钟楼。钟楼方台有四通券门与大街相通。钟楼西近有鼓楼，在西大街稍北。二楼都建于明代。西安的东西大街偏南，所以鼓楼位置并不在城的中心。靠近城市中心的是秦王府，在东大街以北，北大街以东，面积很大，另建土城围绕。西安四门门外以后发展为关厢，崇祯时建四关郭城，以东、西关的郭城较大，因东西向是西安的主要对外交通方向。在四门外扩出关厢是明清各地城市的普遍现象。

西安可以代表明清地方城市尤其是北方平原地带城市的一般布局，如酒泉、大同、宣化和许多中小城市都是这样。

2.南通

江苏南通与西安不同之点是北大街很短即行终止，在终止处置衙署，是全城重点。它是西安式布局的变体，也很典型。兰州和南通近似，只是干道为丁字形，衙署直接建在丁字交点北边，此交点

就成了衙署前的广场，在衙署之西另有北向街道。山西太谷可以说是西安、南通、兰州三城的综合：衙署在北大街尽端，在衙前十字干道相交处建鼓楼，全城西部又另有北向大街。

这些城市的外廓和总布局都是方整的，其突出王府或衙署的意图也完全相同，而和欧洲古代城市的曲折放射式的街道和以教堂为核心的方式很不相同，明显地反映了中国封建城市的性质。

3．巴县

在丘陵河湖地区，由于地形和交通方式的要求，也有一些不方整的城市，它们多见于南方，如清代巴县（今重庆）就是这样。巴县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口的山丘上，城市外廓随江岸而曲折，城内道路依等高线和码头的位置而参差多变。

江南平原水网城市也多随河道成不规整的条状或块状。

注

①转引自李允钰 《华夏意匠》，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

第二节　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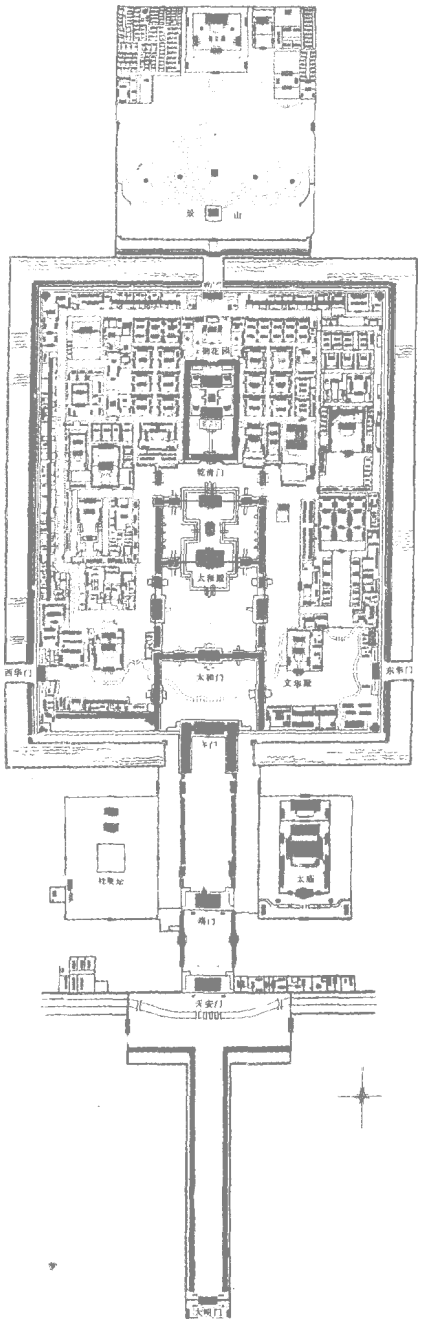
明代先后建造过三处宫殿。先是在朱元璋攻下集庆路后自称吴王时，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建吴王新宫于钟山之南。一三六八年登帝位，改元洪武，新宫仍继续建造。次年又决定以皇帝的家乡临濠为中都，主要的建筑力量移往中都，大建城池、宫殿。但在洪武八年（1375），中都“功将完成”之际又改变初衷，废中都，回过头来继续南京宫殿的建造。成祖夺位后有迁都北京之意，于永乐十五年（1417）开始经营北京宫殿，十八年成，遂迁都。

《大明会典》记中都宫殿“如京师（即南京）之制”而“稍加增益，规模益闳壮”。明·朱国桢《涌幢小品》说北京宫殿也是“悉如

南京之制,而弘敞过之”。南京宫殿始建日期只比中都宫殿早三年，续建时间又在罢停中都以后，所以南京、中都二处宫殿是基本同时互为因借的，它们都是北京宫殿的先导。南京、中都宫殿遗址仍存，布局历历可指，与现存北京宫殿几乎全同，规模也差不多，仅南京宫殿稍小，这些都证明了文献的记载。

北京宫殿清时沿用，即现存的紫禁城。在沈阳还有一座明末建造的清宫，规模远比北京宫殿为小，布局上反映了一些满族生活的习俗。

北京宫殿区的总体布局按中轴线的序列分析可分为三节。第一节由大明门开始经过皇城正门天安门，再穿过端门直达宫城正门午门，共由三个宫前广场串连而成；第二节即紫禁城内部分,由前朝、后寝和御花园组成；第三节是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外人工堆起的景山，是宫殿区的结尾。这三节的处理有的是继承前代而有所革新，有的是明代的创制，



北京紫禁城平面图

较宋代以来各朝宫殿的艺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如天安门前的丁字形广场和广场两侧建千步廊的格局北宋时已开始，并为金、元所沿用。不过宋、金的丁字形广场都置于宫城正门前，位在宫城正门和皇城正门之间，宫前广场仅此一个。元代将它移置到皇城正门以外，在皇城正门和宫城正门之间又设了一重广场，宫前广场成前后串连的两个。明代宫城正门（午门）和都城正门（正阳门）之间的距离较元代延长一里许，达到三里多，皇城正门（承天门）和宫城正门的距离也拉长了，在二者之间增加了一座端门，宫前广场成为串连三个，加强了它的表现力。

宫城内的前朝后寝格局更是早已有之，汉唐莫不如此，北宋也是这样。不过北宋汴梁宫殿系因旧改建，不甚规整，后部紫宸殿不是寝宫，位置也稍偏西，和前部大庆殿不完全相直。金代纠正了汴宫的做法，前朝后寝两座宫院取直。元承金，而且元代后期在后寝之北还可能修建了花园。宋、金、元三代在前后二部之间都设横街，通向宫城的东、西二门；前后两个宫院内的建筑都是工字殿。明代前朝后寝之间不设横街，只是一座过渡性的横院，横向交通前移于前朝之前，在前朝大门（奉天门）和宫城大门（午门）之间。这一改动，加强了前后二部气势的连贯，也增加了内廷诸多宫院的隐秘性，同时也利于臣属入宫直趋前朝。明宫也不复采用工字殿，在前朝、后寝两部分都各建三座殿堂。前后两座都是横长方形平面，中殿都是正方形平面。只是每组殿堂都座落在工字形白石台基上，保有一些工字殿的遗意。

前两节又可各分为三小段，即三个宫前广场和前朝、后寝及御花园。每一节和各节中的每一小段的艺术作用和艺术手法都有不同，但又相互连贯，一气呵成，具有高度的有机性，共同服务于渲染皇权这一主题。

大明门体量不大，建于平地，只是一座单檐庑殿顶开三券门的砖筑建筑。门内广场窄而长，两旁是低矮的千步廊。这一段广场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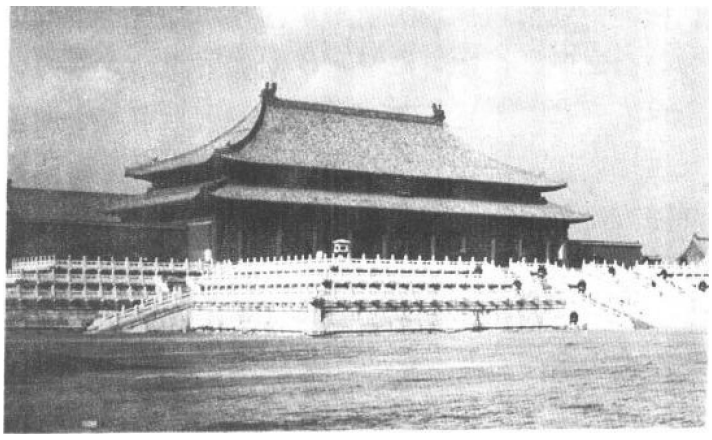
承天门为对景，狭长的平面和千步廊的透视线有很强的引导性，低矮的体量和平淡的体形似在尽量压低它的气势。到了承天门前，广场忽向横向伸展，高大的承天门城楼立在城台上，下开五个券门，门前有金水河和正对五个券门的五座白石桥，再加上华表、石狮等装饰，气氛为之一变，十分开阔雄伟，是宫殿序列上的第一个高潮。这种欲扬先抑的处理是中国建筑群体构图时常采用的优秀手法之一。中国建筑鄙视一目了然，不屑于急于求成，更加含蓄，更为内在，承天门广场是其典型范例。

端门广场方形略长，较承天门前空间的横向尺度收缩很多，四面封闭，气氛又为之一收。它是一个过渡性空间，是午门广场的铺垫。午门广场和端门广场同宽，但深度大为拉长，广场尽端即巍然屹立的宫城正门午门。午门也是宫阙，平面仍继承了隋唐以来的传统作凹字形，高大的城台上正中建重檐庑殿顶的大殿，左右凹字转角和前伸尽端各建一座重檐方亭，五座建筑以廊庑相连，轮廓错落，体型丰富，体量雄健，是整个前段的高潮。午门广场的气氛以威猛压抑为标的，空间狭长而封闭，人们行进在这长长的广场中，心情可得以充分的激化。广场以午门为导向中心，因为广场很长，若仅在端部正面建城楼，甚远的视距将会削弱建筑的体量感，显不出应有的威势,但午门平面是凹字形,左右向前伸出,拉近了建筑和人的距离,增加了景物的水平视角，又丰富了整体造型，卓越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人们距午门越来越近时，三面围合的巨大建筑向人们逼来，高峻而单调的红色城台越来越占满了整个视野，封闭、压抑而紧张的感受也越来越强，似乎已使得人们透不过气来，充分显现了天子的权威。午门正面开三门，门洞立面是方形，这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处理，方形门洞比起圆拱来更加压抑。和唐大明宫含元殿的盛唐宫阙比较，明代午门虽然规模较小，但气氛却更为森严，与前者的较为开阔明朗颇有不同，这或者也透露了明代的封建统治更加专制强化了的事实。

进入午门就开始了轴线的第二节，首先遇到的是太和门（初为

奉天门，后改皇极，清改太和）广场，气氛又马上大为缓和，与前此的层层加紧很不相同。太和门广场空间横向开展，建筑体量不大，又一条金水河弯成弓形突向前部，上架五座石桥，也增加了一些活泼的气息。太和门广场是午门和太和殿之间的过渡，它要冲淡前者的一味威压，为后者的到来作好准备。

太和殿（初名奉天殿，后改皇极，清改太和）院庭和太和门广场同宽，但进深较大，呈正方形，它是整个宫殿区以至整个北京的构图核心。大殿踞于高达七八米的三层白石台基上，台基向院庭内部凸出，为了保持院庭空间的完整，大殿前檐和院庭北界相平，并未突向院内。殿身九间带周围廊(左右廊在檐柱处有墙),通面阔达六十米，重檐庑殿顶，从院庭地面至屋脊高达三十五米，面积达二三八〇平方米，是现存最大的殿堂之一。它的巨大的体量，它和层台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立体构图使它显得非常庄重稳定，象征着皇权的稳固。大殿左右接建廊屋（清改为高墙）随台层层跌落，连接着台侧的两座门屋。院庭四面由廊庑围合，左右廊庑正中为体仁、弘义二阁，形成院庭的横轴。院庭南缘正中即太和门，太和门左右复有较小的昭德、贞度二门。南缘左右二角有名为崇楼的角楼。整个院庭面积约三万多平方米，院内地面全为砖石铺砌，没有绿化。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太和殿院庭的气氛和午门广场及太和门广场都有不同，和前者相比，它没有那么森严、威压；和后者相比，它更为庄严、隆重，它的精神基调是在庄重威严之中蕴含着壮阔与平和。庄严显示了“礼”，“礼辨异”，强调区别尊卑秩序，抬高天子的地位；平和寓含着“乐”，“乐统同”，强调整个社会的统一协同，维系民心的和谐安定，也规范着天子应该躬自施行的“爱人”之“仁”。所以它不是一味的威猛，也不能过分的宁静，它是二者的对立统一。在这里既要显现天子的尊严，又要显现天子的仁智，更进一步，还要显现被皇帝所统治的这个伟大国家的气概。艺术家们通过砖瓦木石和在本质上完全不具有指事状物功能的建筑及其组合把如此复杂精微的思想意识抽象地却又是十分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它的艺术成就是中国建筑艺术的骄傲。

太和殿后面是中和（初名华盖，后改中极，清改中和）、保和（初名谨身，后改建极，清改保和）二殿。中和殿方形平面，重檐攒尖顶；保和殿横长方形平面，重檐歇山顶。规模和体制都比太和殿为卑。它们同处于一个院庭，院宽同太和殿院，但深度减少，在这个院庭西北、东北二角也有角楼。它是太和殿院庭的陪衬和收束，高潮已经过去，由此逐渐转向内廷。

内廷以横向的乾清门广场为前导，内廷本身是一纵长庭院，内部又划分为前后二院，面阔进深都远比前朝要小。院庭内有只高一层的工字形白石台基，上建乾清、交泰、坤宁三殿，平面形制与前朝同，但尺度体制也都比前朝三殿为小。在礼制上，内廷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地方，所以又称为后寝。在内廷已开始有绿化。

御花园在紫禁城内最后，面阔同内廷，进深更小。它虽名为花园，但所有建筑、道路甚至花坛、栽植的布局都是对称的，只在局部有些变化，和中国园林强调的自由格局很不相同。这是因为它是从属于皇宫的花园，又位在中轴线上，局部要服从整体，以保持全局的完整。但其中古木参天，花香袭人，毕竟也还是全局中轴线上

较富于生活情趣的地方。

御花园以北通过一个小广场是神武门，再往北过护城河即达景山。景山中心方亭顶距地约六十米，山上五亭东西距约三二〇米。景山的堆筑对于全轴线有重大作用，是明代宫殿的一个成功创造。首先，对于紫禁城来说，轴线上应该有一个有力的结束，它的体量不能过小，但是这个结束点上的建筑显然又不能太大，以免夺去前朝大殿的气势，现在的处理是堆起颇大的景山而在山顶建筑颇小的亭子，很巧妙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其次，整座宫城也需要有一个屏障，作为宫城的背景，提示宫城的规模，丰富从宫城内能看到的天际线，也是宫城和宫城以外更大空间的联系。现在从太和殿院庭起就能看到景山，就正起着这个作用。乾隆皇帝所说的“宫殿屏展，则曰景山”,正是指此。



北京景山

景山五亭的处理也颇有佳处，正中万春亭最大，方形三重檐，绿边黄琉璃瓦顶；两旁二亭较小，八角重檐，黄边绿琉璃瓦顶；最外二亭最小，圆形重檐，绿顶。在体量、体形、色彩上都形成韵律。方形、黄色，较为严整，和宫殿的气氛以及宫中普遍采用的黄琉璃瓦顶更易协调，所以用在最高大亭上；圆形、绿色，较为灵巧，和山林更易溶合，所以用在最外的小亭上；二者之间又有过

渡。其巧思精微，颇堪品味。

古希腊美学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谈到艺术品的完整时曾经说过：“谈完整，我是说一件具有开头、中间、结尾的事情。开头，是不需要假定任何事情在它的前面，但要有某些事情跟在它的后面。结尾，相反，必须假设在它以前有某些事情，必然的或盖然的，但后面却不需要任何事情跟着。中间，则假定前面有些事情发生而后面有些事情跟着。”他认为任何艺术品都必须运用多样统一的原则，每一组成部分都有符合自己身份的特点，而它们又要构成为一个统一体。

紫禁城中轴线上各部分的处理都符合于这一原则，但它又比亚理斯多德大为概括了的情况复杂得多，例如紫禁城的中轴线又是整座北京城的中轴线的一部分，它的处理还必须与全城的处理互相关照。又如就宫殿区轴线本身而言，在一个大段落中往往又可以再分为低一个层次的小段落，这些小段落，仍然具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性质，它们的处理，既要符合于其作为小段落的身份，又要关照到整个大段落的地位。，所以，有的部分就其低层次而言可能是开头或收尾，但就其高层次而言又可能是过渡，这种双重的身份要求艺术家们更多的才思。太和门广场就既是紫禁城内部轴线的开头，又是午门和太和殿之间的过渡；景山既是宫殿区中轴线的结尾，同时又是全城的中段和后段之间的转折。对于它们的处理，就不能不综合权衡它们的全部性质。北京城的设计者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典范，他们的创作才能在世界上都享有极高的荣誉。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在谈到北京宫殿时就认为“中国的伟大建筑的整体形式”，已形成了“任何文化未能超越的有机的图案”。

北京宫殿现存的许多建筑仍是明初的原建或明代重建的，如天安门、端门、午门和中和、保和二殿。有的多次被火又多次重建，如太和殿就重建过五次，加上原建，共有六次。现存太和殿是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建成的，它仍基本保持了原建时的规模和形象。太

和门重建过三次，现存者是光绪十五年（1889）的遗物。

第三节　坛庙

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在中国封建社会为儒家思想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延续很久，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两代，迄未少衰。自然神中最尊崇者即为天，其次为地，再次为社（国土）、稷（五谷）和日、月、山、川、风、雨、雷、电以及农、蚕等神。祖先崇拜后来又加进了对于先贤圣哲的崇拜内容。对于这些崇拜对象都要按时予以祭祀，祭祀建筑就总称之为坛庙。

坛和庙在形制上有所区别。坛是露祭之所，露祭又名望祭，仪式在露天举行，是在平地上建平面圆形或方形的平台，就是坛。庙祭的场所在室内，有房屋建筑，称之为庙，形制和佛道寺观差不多。祭祀自然之神多半用坛，如天坛、地坛、社稷坛、先农坛等，但也有的是庙，如中岳庙、北岳庙、岱庙等。祭祀祖先圣贤的都是庙，如太庙、孔庙、关帝庙、城隍庙等，有时也可称之为祠，如武侯祠、司马迁祠和各地的宗族祠堂等。

在封建社会，各种坛庙都是等次有差，如只有皇帝才能代表国家举行对最高自然神天地日月和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社神稷神、国内最主要的大山（五岳）大水（四渎、四海）的正式祀典，郡县只能祭祀本土本地的社稷山川；只有皇帝才能主持太庙的祭典，郡县主要祭祀本地城隍，宗族主要祭祀本族祖先。

这些祭祀，一方面宣扬天命观，它先是按照封建等级制的模式把自然人格化、等级化，然后又通过人化后的自然来证明等级制的必然和不可变易；另一方面，它也是维系封建制度的另一纽带即血缘宗族关系的表现。至于所祭祀的先贤圣哲，重要的倒不在于被祭祀者的真正的历史面目，被后人所重视的或甚至是为后人所赋加的多半是体现封建道德规范而堪为楷模的某些行事准则，有了这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